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8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「补位」的鸡蛋

南京 谢文龙

上周末,我像往常一样给母亲打电话,问问她和父亲最近怎么样。电话刚接通,母亲就在电话里略带“责备”地说道:“你又给我们寄多少鸡蛋啊,说了不要寄、不要寄,家里还有呢……”

这已经是夏天以来第二次给父母买鸡蛋了。上一次还是一个多月前,当时我在网上买了120只鸡蛋。我算了一下,父母每天早晨各吃1只鸡蛋,一个月就要60只,平时做菜再用掉一些的话,120只鸡蛋勉强能吃一个月。距上次买鸡蛋快一个月了,上周我又买了180只鸡蛋快递了回去。那天给母亲打电话,本来还想知道他们收到没有,结果一通电话,母亲就讲起我来了。

父母都已70多岁,身体比较硬朗,平时在家侍弄了几亩地,养了鸡和猪,又种了些蔬菜,日子过得比较舒心。我经常让他们来城里跟我们住一段时间,母亲总说来了不方便,怕吵到上学的孩子,怕影响我们小家庭的正常生活,最关键的是我们上班、上学走了,他们在家无聊,连个串门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以前他们也过来跟我们生活过一段时间,后来急着甚至“吵着”要回去,我也就不再强迫他们了。这几年又是我分不开身的时候,单位事情多、孩子上高中……我无法经常回去陪陪他们,只好在网上隔三差五地给他们买些生活用品寄回去,弥补一下内心的愧疚。

这几年,父母岁数越来越大,我对他们的身体情况更加关心,每次都提醒他们要天天吃鸡蛋,有时候还会买一些营养保健品寄给他们。父母每天1只鸡蛋完全做到了,平时做菜

也会经常用到鸡蛋,这让我很放心。

我一直以为家里养了好几只鸡,鸡蛋供应完全不成问题,没想到去年这个时候我给母亲打电话,问她每天吃没吃鸡蛋,才知道鸡蛋断货、缺位了。那是在电话里,母亲含糊糊地说:“吃呢,吃呢,两三天就吃一次鸡蛋。”前面母亲曾说过,家里的鸡蛋他们有时候都吃不完,还拿到集镇上卖钱,怎么变成两三天吃一次了?在我的追问下,母亲才说出事情的原委。原来,到了伏天,家里的鸡都不生蛋了,只有花钱到集镇上买。如果每天都吃的话,开销就多,他们舍不得。每一次买了鸡蛋回来,都是省着吃。听得我十分心酸,苦了一辈子的父母,什么时候都想着节省。

今年刚进入夏季的时候,我就在电话中问母亲,家里还有鸡蛋吗?母亲开始说有的,我就“套”她话,问她现在老家物价贵不贵,鸡蛋要卖多少钱一斤。母亲一口就把鸡蛋的价格讲了出来,我知道,家里又缺鸡蛋了。她对鸡蛋价格的熟悉,说明她已经去买过鸡蛋。之所以前面我没给他们买,既是不知家里鸡蛋什么时候缺货,也是怕买多了没有及时吃完会坏。那天挂完电话,我就下单买了鸡蛋。母亲后来还问我怎么知道他们没有鸡蛋的,我就说天热鸡都不生了,就给他们买了这些“补位”的鸡蛋,惹得母亲把我一顿夸,边夸还边告诉我不要买、不要买。

父母缺什么都不会直接开口跟我说,“补位”的鸡蛋也只是难得的一次。想想父母对我们全方位的抚养与照护,我们永远也补不齐对父母尽孝的“缺位”。

道地情书《缘以姚坊闻世的门里小镇——尧化》正式出版。拜读冯先生的《序》,沉浸在阅读的氛围里,思绪随冯先生笔下的文字跳跃飞扬。历史悠久的“姚坊门”,在冯先生笔下熠熠生辉!

过了一段时间,报纸上转载了这篇《序》,我发现《序》中写到尧化街道历史上的特产“姚枣”时,提到了清代诗人王友亮,但都写成了“王友谅”。此时,我感到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。

2019年12月,迈皋桥街道地情书《凭湖襟江一高地——迈皋桥》举行首发式。与冯先生碰面时,思前想后的我,忐忑不安地与冯先生进行了沟通。冯先生先是一怔,然后说了声:“谢谢!回头看一眼。”我感觉自己有些冒失,作为后生,很自责,如此这般,有失礼节了。

一年后,仙林大学城地情书的编纂,给了我当面向冯先生赔不是的机会。见了面后,冯先生直截了当向我表示感谢,令我受宠若惊。作为长者,先生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。后来在仙林大学城及栖霞街道地情书的编纂过程中,每当我鼓起勇气向先生讨教时,老人家总是笑着指点迷津,可谓历历在目。

略有遗憾的是,2023年10月,当栖霞区最后一个街道地情书《江左历史人文重镇——栖霞》拿到手时,冯先生已经谢世。此后,脑海里时常会浮现与冯先生讨论书稿的情景;也经常手捧书卷,拜读冯《序》,重温先生的谆谆教诲。

门可罗雀的店铺束手无策,是因为想起年迈耳背的父亲靠坐在窗口,整天没人陪他说一句话,还是因为想起工作尚无着落的儿子艰难的学艺之路?……

水本柔情,是怎样心事才让温柔积累成如此的桀骜不驯和暴怒?我困在雨幕中,心里压着山的沉重,茫然失措。

快到家时,雨停了。绿化带里,浓郁的绿色清晰起来,高大的香樟树绿得滋润饱满,绿得清新养眼,让人想起鸟雀鸣叫的清晨。路上的积水尚未退去,水面闪着银光,路上行人多了起来,电动自行车在人行横道线上穿来穿去,街道迅速恢复了生机。每个人迅速投入生活,头也不回。

与他们一样,孤独与恐惧随着雨止迅速消失,我甚至为暴雨中瞬间袭来的荒凉感深感惭愧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我难道有资格或者权利躲避生活的风雨?

那天在蜀山古南街,也是一场暴雨。雨后,看雨水顺着青瓦的沟槽流下,汇入悬挂在屋檐下的那串雨链中,喇叭花一样一朵一朵地绽开,就觉得有一串诗意也顺着流入心湖的波光里。除了不可避免的负重,生活也从来不缺这样诗意的余韵。

客厅有书架

南京 关立蓉

书借出去,大约有两种情况,借书人主动开口,或是主人自愿奉上。一本书,离开主人的书架,它不得不背井离乡,大概率是很难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
周末,几位好友相聚,照例落坐客厅,主人泡上一壶好茶,备些蔬果,听他们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,便是个惬意的午后时光。有人起身,向客厅角落处的书架走去。看他在书架前寻寻觅觅,弯腰踱步,手指在书脊上走走停停,主人心里一紧:“这是要借书了!”果然,听到了夸张又带着惊喜的语气:“哇,《空谷幽兰》,还有《禅的行囊》!我一直想看呢,能借我吗?”主人在心里说:“不能借,去年春天借的《江城》,到现在还没还呢!”“这两本书也是别人借给我的。”主人故作镇定,斗胆撒谎,心里有点后悔,悔不该在客厅放置书架。“不会吧,这上面还有你的签字,某年某月购于先锋书店?”“哦,我大概记错了。”主人只能讪笑着走过去,拿回那两本书,取走夹在书里的便笺。那是看书时的一时兴起,这些不成熟的文字,还不能与别人分享。

有些书被借走,或许今生就永远分别了。特别珍贵的书,不久会再购买一本,将留存的便笺,夹在新书里。但我还是怀念那本旧书,上百次的摩挲,它沧桑憔悴,却依旧风姿绰约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第一次购买还是1996年冬日,在南京下关码头边的一家小书店,惊鸿一瞥间,与之相逢。记得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印刷的字体很小,页页都是精华。这本书被朋友借走,终无归。现在书架上的这套《平凡的世界》,已是第四次购得,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,全书分一二三部。它依然处于书架的“C”位,它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像火一样,永远燃烧着炙人灿烂的光焰。

有些书,是主动借出的,比如阿城的《棋王·树王·孩子王》。那次来访的朋友中,有一位中学老师。“怎么?你还没有读过阿城的这本成名作,那一定要读一读,这本书,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,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!”我慷慨地取出阿城的书,虽然他上次借阅非茨杰拉德的《夜色温柔》,至今没有归还的迹象,我耿耿于怀。他欢天喜地地取走那本书,过了些时候,在另外一个朋友家里,只听他说:“怎么?你还没有读过阿城的《棋王·树王·孩子王》?语言的技巧用到极致,这真是一本必读的书!”我听了,心里涌过一阵知音相遇的热流,脱口而出:“你看好了吗?可以还我了吗?”“啊,真不好意思,是你的书呀,我借给同事了……”

书流转到第三个阅读者手中,或许还会漂流到更多的地方。书,就是这样流通着。

古往今来,借书还书的模范当属宋濂,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,这位明初开国文臣之首说得慷慨而悲壮:每假借于藏书之家,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。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。录毕,走送之,不敢稍逾约,以是人多以书假余,余因得遍观群书……如今想要读一本书,已无须像宋濂那样四处借书、长途跋涉、忍饥挨冻,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幸福的读书时代,但难的是,人愿意从喧嚣中安静下来。

三年前,我们从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迁移到这座新城的小居。或是为了填补新居的空白,我们购置了些许花草,希望能给这个家增添一抹生机和亮色。然而,在不擅长与疏忽中,最终只留下一排排空落落的花盆。

“这么多空花盆,还不如种些番茄呢。”一次偶然的串门,大姐的这句话,竟成了妻子的心心念念。赶在春末,她满怀希望从网上购来了五棵番茄苗,小心翼翼地种进了花盆。每天,她都像对待初生的婴儿一般,精心照料着这些幼苗,松土、拌肥、浇水,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温柔与期待,尤其是对那棵最为孱弱的幼苗更是百般呵护,它又细又小,耷拉着脑袋,似乎奄奄一息。“扔掉吧,这棵养不活。”尽管我建议放弃,但妻子还是有些舍不得,将它安置在最大的花盆中,精心侍弄。

等待的日子充满了期待,转眼间,夏天悄然而至。那些曾经纤细的幼苗,不断抽出新叶,一天天长高,已悄然成长为青翠欲滴的番茄植株,它们在阳光下挺拔而立,由淡绿转为深绿,直至亭亭如盖,遮住了整个花盆。

一个清晨,妻子兴奋地唤我前去观赏,“看——开花了!”果然,在绿叶的掩映下,一朵朵小黄花羞涩地探出头来,仰起一张张笑脸。随后,更多的花朵相继绽放,它们像是撑起的一把把黄色小伞,轻轻颤动,向我们致以最纯朴的问候。

繁花过后本应静待收获,然而,当番茄花逐渐凋零,我们却迟迟未见果实挂满枝头。“看来终究是结不了果的。”半个月过去了,花盆里依旧只有绿叶与偶尔留下的残花,我和妻子难免感到一丝失落。

“你就把它们当作花来养吧。”这时,我想起了母亲的话。这些原本属于大地的孩子,被强行安置在花盆之中,虽然开出了美丽的花朵,到头来还是难以结出丰硕的果实。或许,那一朵朵盛开的黄色小花,就是它们对我们最好的安慰和对生命最好的诠释:美丽,不仅在于结果,更在于那份努力绽放的过程。

射阳 夏元祥

追忆冯亦同先生

南京 张智峰

与冯亦同先生相识于2018年4月,虽然早已拜读过先生的著作,但一直未曾谋面。

初次见面,令我既意外又惊喜。栖霞区几个街道的地情书出版后,受到方方面面的肯定。冯先生应邀为这几部地情书撰写了序言。于是乎,“冯亦同先生撰序”就成了各街道地情书的定制内容和亮点。

不久,栖霞区尧化街道启动了地情书的编纂工作。冯先生为了撰写高质量的序言,执意身体力行,实地考察尧化街道的文物古迹。当得知尧化街道的乌龙山上,留存着清代及民国炮台遗址,且炮台在南京保卫战中留下中国军队可歌可泣的故事时,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有着深厚情感的冯先生坐不住了,当即提出要到现场走一走,切身感受并缅怀那些抗日将士。

街道托人辗转找到了我,让我做向导,给了我近距离认识冯亦同先生的机会。此后的数年间,更是有聆听冯先生教诲和请教写作方法的机会。

寻访乌龙山炮台的那天,冯先生戴了一顶帽子,一副墨镜,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,一件牛仔马甲外套,十分显眼,也十分精神。山路难行,近80岁的老人,登山路,穿树丛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2019年7月,由冯亦同先生作序的尧化街

夏秋之交的雨,往往是方言里所讲的“愣头大雨”,就像一个执拗的憨汉,一旦认真起来,一万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
下班回家经过的第一个路口地势较低,暴雨之下,路面如潺潺溪流,路口已成汪着浑水的池塘。红灯本不影响我右拐,此刻却像警示的信号,让我不禁慢了下来,停车顾盼。在我的右前方,骑在三轮车上的老汉裹在雨衣里,雨压弯了他的脊背,头却倔强地抬起,目视前方。我缓缓地从他跟前拐过去,尽量不让轮胎溅起水花,在他的旁边,还有两个撑着伞、浑身湿透的行人。

下班高峰刚过,路上行人和车辆渐渐少了下来。雨却越发大了,幸好没伴有电闪雷鸣。打开双跳,慢慢地跟着前车,平复着仿佛大厦将倾般的恐惧感。整个世界泡在雨雾之中,混沌不清。前方的视野只剩下前车闪烁的黄色尾灯,而透过反光镜,也依稀只见后车的双跳灯,一闪一闪,焦急而无力。暴雨中的归途显得艰难起来,所有的街景都被一层白花花的水帘布遮挡着,人就像被困在一个孤独角落。一时间,车厢变成我唯一可以蜷缩的空间,充斥着一种被裹挟、被禁锢、离群索居的荒凉感。

我突然警惕起来,一场暴雨而已,我如何会产生这样的孤独与慌乱?是因为整天面对

宜兴 林乃纯

愣头大雨